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FV.2001  
7 April 1977

CHINESE

第二〇〇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四月七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孔萨尔维先生	( 委内瑞拉 )
<u>理事国</u> ： 贝宁	博亚先生
加拿大	拉普特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印度	哈什米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基希亚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巴基斯坦	米尔扎先生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扬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 L X—2332 室 )。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八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三日。

请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上午十一时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贝宁的控诉

根据第 404(1977)(S/12294 和 Add. 1) 号决议成立的安理会派往贝宁  
人民共和国特派团的报告

主席：按照安理会第二〇〇〇次会议的决定，我请博茨瓦纳、加蓬、几内亚、  
摩洛哥、尼日尔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  
座。

应主席的邀请，博茨瓦纳代表莫迪西先生； 加蓬代表恩东先生； 几内亚代  
表卡马拉先生； 摩洛哥代表本杰隆先生； 尼日尔代表普瓦松先生和沙特阿拉伯  
代表巴鲁迪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此外，我要通知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阿尔及利亚、象牙海岸、  
塞内加尔和多哥等国代表的来信，要求被邀请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

因此，我建议，依惯例和在安理会同意的条件下，邀请上述代表按照宪章第三  
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座位有限，我请阿尔及利亚、象牙海岸、塞内加尔和多哥等  
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他们要向安  
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苏联)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布亚德—阿加先生、象牙海岸代表阿克先生、塞内加尔代表法尔先生和多哥代表科乔维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 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代表苏联代表团，并以自己的名义，最热烈、真诚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友谊和互惠合作的关系已经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了，又因为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先生去年到我国作了一次值得纪念的访问而得到了加强。这种关系使我们有理由希望在安全理事会中我们的代表团之间的关系也将本着合作和互相谅解的精神。

我也要趁此机会向你的前任，美国常驻代表，扬大使，表示谢意。在上一个月中，他以极度灵巧的手法领导了理事会的工作。我们将非常乐意在十五个月后见到扬先生重任安理会主席。

在讨论理事会议程上的问题的实质以前，我还要向刚果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因马里安·恩古瓦比总统受到职业凶手的狙击而逝世，表示真诚的吊慰。在苏联，大家都知道恩古瓦比总统是一位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杰出战士，对刚果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和社会发展，对刚果人民共和国同苏联之间友善关系的加强，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苏联代表团仔细地研究了安全理事会按照第404（1977）号决议派往贝宁调查今年一月十六日在科托努发生的事件的特派团的报告。这份全面、详尽的文件载有很多真实的资料和证据，进一步说明了一月份在贝宁发生的事件的性质。报告指出特派团听取了许多不同国籍人士的证词，视察了有关地点，并研究了所有收到的证据。它也听取了一些外交人员的声明，并同贝宁政府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我们认为特派团所完成的可观工作和执行任务时所持的认真态度是值得理事会

(苏联)

加以表扬的。

我们认为，特派团的这份报告使我们对事情的要点毫无疑义。这要点就是贝宁人民共和国在今年一月十六日那天受到一群由外国雇用、训练和武装的雇佣兵的攻击。这次攻击的主要目的是要推翻贝宁政府。因为侵略者侵犯了贝宁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所以十分清楚的是这些对贝宁犯下的罪行已经构成了一次明确的武装侵略。

我们也同意特派团报告所提出来的另外一个重要结论。象特派团指出的，从这次侵略行动的计划 and 执行方法看来，怀着同样企图同样行动也可以用来打击其他的国家，这是在贝宁出现的情况所构成的严重危险。

一月十六日的这次攻击被贝宁军队，在贝宁全体人民的支持下，胜利地打退了。但是，独立的非洲国家——实际上，不只是非洲大陆的国家——在正常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侵略性干涉的危险仍然存在。只要世界上继续存在着雇佣兵制度这种可耻现象，只要某些帝国主义集团仍然不甘心放弃以武力阻止非洲国家迈向真正的独立、自由和社会发展的步伐的企图，这种危险就将继续存在。

因此，贝宁人民共和国为了保护它的独立和主权不再遭受这种罪恶的侵犯而提出的正当要求已经广泛地得到世界舆论无保留的支持，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我想提醒大家，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主席在今年二月八日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说：

“非洲集团认为这种由国际帝国主义出钱实行的雇佣兵侵略行为是对所有非洲国家的一种非常严重的侵略行为。” (S/12285)

阿拉伯国家集团对发生在科托努的事件和其危险后果表示了深切关怀。

二月底在洛美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的参与者也严厉地谴责了对贝宁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动。部长理事会在对贝宁总统表示声援时说帝国主义利用外

(苏联)

国雇佣兵的侵犯行动是一种对自由非洲和进步的全人类的挑衅行为。

对贝宁的武装攻击正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和新殖民主义者在非洲土地上所犯下的一连串罪行的一个新例子。这些人企图消灭不合他们胃口的政府。这一点已经安全理事会特派团的报告搞得充分清楚了。

昨天我们非常感兴趣地听了贝宁常驻代表博亚大使使人信服的发言。他所说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补充了安全理事会特派团的报告。

苏联对对贝宁人民共和国的武装侵略行为深感愤慨。这种侵略行为的目的是要打击贝宁的进步政权。这个政权为谋人民的利益，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完成了许多改革工作。苏联人民非常同情和了解贝宁在过去四年中在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所作出的努力。这些努力证明了贝宁决心将对一切形式的剥削行为的斗争进行到底，并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当然，只有贝宁国家得到可靠的保护，不受外来的干扰，只有提供可靠的保护，使贝宁的内政不受干涉，领土完整不受侵犯，那样，贝宁人民的创造性工作才能产生成果。这个道理实际上对所有非洲国家来说都是对的。

为此，国际社会应该特别严厉地谴责利用雇佣兵以消灭各国解放运动的作法以及殖民和新殖民统治的复辟。雇用雇佣兵的作法应该停止。在我已提过的非洲国家的信中正确地形容这种现象为“二十世纪的祸害”，也是一种被用来抗拒民族和社会解放力量的武器。

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已解放国家的人民，经常有机会了解和赞赏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非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先生最近到四个非洲国家进行访问所得到的结果便是一个更好的证明。访问期间所签的文件充分证明了苏联仍然是年青的国家在迈向真正的民族和社会解放的艰苦道路上的天然盟友。

在今年三月二十七日苏联和坦桑尼亚联合发表的声明中，双方表示欢迎非洲人

(苏联)

民在他们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和非洲主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所起的日益重要的作用。

它们同时又指出在非洲大陆上仍然遗留着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残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一种严重的威胁。最近发生的贝宁事件再度证明了这种威胁的存在。安全理事会今天正在审议有关这些事件的报告。

根据我们对非洲问题的一贯原则立场，苏联支持安全理事会作出一个目的在于消除这种威胁并制止对贝宁人民共和国和其他非洲国家的侵略性干涉的决定，谴责对这次侵略行动负有责任的人，并将排除雇用雇佣兵这种可耻作为。我们认为安理会如果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关于受到武装侵略的贝宁所提出的控诉的讨论就有了可贵的成果；也能够创造有利条件以消除在非洲大陆上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且能够促进非洲国家的最后解过程。

主席：谢谢苏联代表对我个人的美言。我诚挚相信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总统到苏联的访问和访问期间达成的协议将为我们两国之间富有成果的合作展开一个新阶段。

下一位发言人是博茨瓦纳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博茨瓦纳)

莫迪西先生 (博茨瓦纳): 主席先生, 我和我前面的发言人一样, 恭贺你担任主席的职位, 并对你安排会议和处理我们面前棘手的问题的勤奋表示敬佩。

我很注意地阅读了关于我们面前这个问题的报告。特派团这份报告写得很好, 又清楚又明晰, 作出了有很大影响的评价。从各方面来说都很清楚, 贝宁是受了一次外来分子的蛮横侵略。更令人不安的是说这批侵略者除了在贝宁人民当中制造大混乱、凄惨和恐惧以外别无其他目的。那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破坏稳定的行为, 决不能让它造成先例。

我国代表团也很担忧雇佣兵侵略贝宁的影响。任何一群冒险家都可以设法推翻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他们所不喜欢的政府, 而且只为了钱去这么做。光是想象福赛思先生在他的书《狗咬狗的战争》里所描写的这种情况已经够不舒服的了。这种事现在居然在我们面前发生。

我们非洲人在一九六〇年代曾经目睹这种事情。我们在这个十年之内又体验了一次。就法律上来说, 每次这些罪犯一离开犯罪的国家和地点, 他们就不受处罚。我提议, 联合国会员国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博茨瓦纳充分了解象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情形, 一个国家遇到恶意的外来分子犯下各种罪行时所受的痛苦。我们最近曾提请安理会注意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对我国所犯的罪行。早些时候, 我们曾经提请安理会注意从外国来的雇佣兵现在和南罗得西亚的叛党政权勾结在一起所干的事。光是这一年, 我们就不得不去对付和叛党政权勾结的, 从这个多事的国家前来的五个雇佣兵。我国政府非常感谢上两次情况发生时安理会对我国的支持。

然而, 要一个国家, 尤其象我们这样还在发展中的国家, 单独和那些雇佣兵战斗是不太现实的。尤其当这些雇佣兵来源的国家对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威胁只在口头上敷衍了事的时候, 麻烦就更大了。我们很遗憾, 但也不能不说, 这样的态度对打击那些显然是走入歧途的冒险家们并无帮助, 因为正如最近的历史所指出,

(博茨瓦纳)

如果最近这种矛盾心理继续下去，那些犯罪行为所针对的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将会受更大的苦头。

现在，让我们自己以合乎人道的合作精神，正视雇佣兵问题及其影响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认为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对我们所有民族国家都有害处。那些似乎有意宽恕雇佣兵的人必须明白他们正在玩火。雇佣兵并不效忠任何人，这是一件常识。

为了阻止雇佣兵的威胁恐吓，我们现在应该采取全面的办法。与此相关联的，我们也就必须对付雇佣兵主义的根源。站在国家的立场，我们必须设法使招募雇佣兵的代理人更难于在我们的国境内活动。我们必须在国际上建立更明确、更有意义的法律结构，以便各国相信某些个人和／或集团在从事雇佣兵活动时可以采取处罚行动。

如果我们都有更坚定的政治意志，决心要在人力所及的范围以内阻止雇佣兵主义就有可能树立法律结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一个全体一致的决议。

我要向在那决定命运的一月十六日那天成功地把入侵的外国雇佣兵打退的、英勇的贝宁人民欢呼道贺。贝宁人民和政府要求赔偿，我国代表团认为有理。我们促请安全理事会支持他们修复因雇佣兵攻击所受损害的努力。

主席：我感谢博茨瓦纳代表对我个人所说的客气话。

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毛里塔尼亚常驻代表的一封信，请求安理会邀请他参加我们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因此依照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提议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临时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毛里塔尼亚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鉴于安理会议席有限，我请毛里塔尼亚代表先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等他要向安理会讲话时我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塞内加尔)

应主席邀请，毛里塔尼亚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塞内加尔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法尔先生（塞内加尔）：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跟以前的发言人一起欢迎你。 我很高兴看到你这一个月主持安理会的会务，特别因为贵国委内瑞拉和我国一向保持、现在仍然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我深信以你的见识、才气和长期丰富的经验，一定能够驾轻就熟地处理艰巨棘手的主席职务。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在科托努发生的事件再一次证明非洲现在已经成为国际雇佣兵所选择的土地这件可痛的事实。 一群抢劫者为与非洲为敌的国家服务，又一次侵犯了一个非洲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贝宁共和国成为牺牲的这一次侵略，是雇佣兵们对独立非洲国家发动的其他一连串侵略行动的一部分。 不守法的冒险家们，藐视普遍承认和接受的国际法，打击联合国会员国。 他们企图以武力颠覆合法政府，煽动地方冲突，使内战恶化。 同理，他们使牺牲者遭受严重的物质损害，造成无数的人命损失。 光是说一些大家公认的案件，在扎伊尔以后就有苏丹、尼日利亚、安哥拉、乌干达和津巴布韦等等事件。 这一次轮到贝宁共和国成为这个国际掠夺的牺牲者。 不用说，国际关系上所以会回到弱肉强食的状态，只有在怀念着坚炮利舰外交的强国支持下才能发生。 事实上，如果不是那些对非洲不友善的外来强国对他们实行废物利用去追求它们卑鄙的利益，这些被击败的殖民军队的渣滓——雇佣兵——应该早就不见踪影了。 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确有义务，想出阻止这种灾祸的办法。

我国自从独立以来，无论是透过双边的或多边机构，象非洲统一组织，非洲、马尔加斯加和毛里求斯共同组织，西非国家经济组织等等，都一直和贝宁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 这种关系一直是以尊重彼此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互不干涉他国内政

(塞内加尔)

等原则为基础。因此我国代表团愿意在此重申，无论它何时受到国外任何来源的攻击，我们都会支持贝宁政府和人民。

我国代表团觉得很遗憾，这个痛苦的情况居然被某些不负责的个人所利用，希望在世界舆论中确立印象，在它面前展示偶而使非洲国家步调不一致的一些小歧见。

安理会根据第404(1977)号决议成立的特派团曾在其报告中提到在塞内加尔出生的几内亚人，巴·阿尔法·乌马鲁先生所说的话。目前，有500,000以上的几内亚人，约占几内亚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住在塞内加尔。这些人当中一部分是在几内亚独立以前就住在那儿的，另一部分人是后来搬来的。因此这两种人当中都有小孩在塞内加尔出生的情况，这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名字叫做巴·阿尔法·乌马鲁的这个人的父母就是这种情况。这样的几内亚人，和非洲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都获准住在塞内加尔，并享受我国的优待。他们既不是囚犯，也不受监视。但是，塞内加尔严格禁止他们从事任何可能对其他非洲国家——事实上国际大家庭内的任何一国——不利的政治或其他活动。我还要加一句，根据我国当局的调查，塞内加尔的移民警察无法认出巴·阿尔法·乌马鲁这个人。

把这一点弄清楚以后，我要代表我国政府庄重宣布，对于巴·阿尔法·乌马鲁以及他的同谋在安理会正在审议中的事件中的活动，塞内加尔无论直接或间接都没有什么牵连。碰到这类事情时，总有趁火打劫的人想在人们心中制造混乱的重大危险。这样，就在一月十六日事件后不久，几内亚报纸《自由报》就控告“邻近的非洲国家”是这个阴谋的主谋和煽动者，甚至刊登据说是贝宁被侵略时受逮捕的一些白人雇佣兵的相片。

几内亚共和国代表昨天下午在安理会的发言中有下面一段话：

“在贝宁被捉的白人雇佣兵……，就象雇佣兵吉尔贝·布尔戈德的文件内所指出的，是要利用巴·阿尔法·乌马鲁之类情绪上有问题的黑人，使他们的凶杀行为非洲化。”(S/PV. 2000, 第68页)

(塞内加尔)

几内亚代表就这样地向我们表明，他很小心地作了预备工作。同时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他认为安理会特派团所提出的报告毫不重要，虽然这个报告的讨论是今天议程中的一项，他连翻也没翻一下这个报告。大家都晓得，不一定要仔细研究这个报告就可以知道这个报告的重要部分是雇佣兵撤退以后被俘的唯一俘虏的口供，不过这个俘虏是非洲人，而且是几内亚人。

理事会成员们一定早就注意到，在安理会一开始处理贝宁的控告时，我就要求发言，以表示我国和我国政府对这友好的非洲国家的支持。不过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表示一下我国代表团对科纳克里当局造谣控告的看法。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宁愿把打击那些造谣中伤人的工作留给安理会所指派的特派团。这个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

那些被科纳克里的阴谋缠住的人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急着要利用这件事，想要不费气力地为自己国内的困难找出一些借口。和往常一样，他们又用大家已听惯的那一套自吹自擂，去粉饰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国内经济一团糟。他们又一次想让一个非洲国家和另一个非洲国家互斗，以便找机会欺骗自己的人民，把由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缺陷、犯罪和毫无能力统治而造成的惨状掩饰过去。他们那种歇斯底里的冗词滥调如果不致伤害非洲的团结，还可能使人发生一点点可笑亦复可怜的感觉。可是几内亚却在公开地而且有系统地企图分裂非洲，这样就让我们这个大陆的敌人得到便利，也就是邀请他们来干涉我们内部的事情。因此实际上几内亚当局便同他们假装战斗的敌人成为盟友了。

我们甚至可以怀疑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象我们可以怀疑到底他们最后的动机在那里，因为每当非洲最需要团结的时候，他们就重新不断地鼓动分裂。他们了解不了解这种行为的后果？除非他们另有用意，这种行为说得最轻，也是不负责任、幼稚、而且对非洲各民族和各国政府的利益非常危险有害的。我认为，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处理解决自己人民所面对的最基本问题，而要整个非洲

(塞内加尔)

为它的缺点付出代价，那实在是太离谱了。

玩弄诽谤中伤的伎俩，并不足使一国人民快乐，那显然与我们实现美好生活的期望背道而驰，明显的结果就是瘫痪、猜疑、甚至仇视。

所谓二十年来帝国主义者一直在所谓近邻国家共谋下进行着阴谋这种论调，是一种骗不了任何人的神话。而且，怎能让人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固执地对经常最同情他们利益的国家采取反对行为？就象这里正在提到的情况，尽管他们那一整套假装对革命的热诚。

我这个发言是在还没有研究贝宁代表团昨天向安全理事会分发的文件以前作出的。当我研究该文件的内容，觉得必须加以评论时，我将重新向安理会请求发言，陈述我国代表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主席：我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很客气地提到我们两国之间美好的关系，以及他对我个人所说的好话。

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接到马达加斯加常驻代表的一封信，请求邀请他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

因此按照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建议依据宪章第 31 条和临时议事规则第 37 条的规定，邀请马达加斯加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鉴于安理会议席有限，我邀请马达加斯加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当他要发言的时候我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在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勒普雷特先生 (法国)：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四月份的主席。法国和委内瑞拉之间良好的友谊关系使我非常高兴看到你来指导安理会的工作，我相信这项工作困难而棘手的。但是请相信我国代表团的支持。我们都很钦佩你主持安理会工作的方式。

我们也同样钦佩你的前任扬大使的作法。他从三月一日至三十一日所表现的明智、远见和忠诚，也是我们应该感激的。

如我们今年二月八日指出的，法国代表团要再次同所有已谴责使贝宁人民共和国受害的行径的代表团一起，在辩论中谴责这种行径——实际上，就如我们在上次会议上辩论这个项目时所做的一样。

我要提醒其他理事国，我国代表团曾同意由安理会派遣一个特派团，去调查导致我们第一次为这个问题开会的那些事件。我们都已清楚安理会特派团草拟的报告及其所附文件。我们要向伊留埃卡主席，基希亚大使和马利先生履行任务时所表现的忠心耿耿，表示我们的感谢。

我们希望安理会对这个报告作出沉着而公平的检查。但是，注意地听了贝宁代表昨天的发言之后，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他的辩论作风似乎是另一种。在这种情况下之下，我觉得，不得不在现阶段提到以下各点意见。

首先，我要坚定而庄严地重申我国政府尊重国家独立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承诺。我已说过，这个原则不容有例外。冒险分子进攻独立的非洲国家的行径必须受到明确的谴责。这类行径威胁到这些国家的安全，不利于它们的发展。

但是我的发言还基于另一个同样根本的理由。当我们听到贝宁代表发言中的某些词句时，我国代表团真是感到意外——我甚至可以说惊得发呆。他说，整个行动是法国开始的，不但是在法国发动的，而且是法国人进行的。此外，他虽然提及法国人民和贝宁之间的友好及合作关系，但是把突击队的首领和法国当局连在一起，硬说突击队的—一个首领是一名法国军官，并且是一个名叫吉尔贝·布尔任的现役军官。

(法国)

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这种指控，实际上，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已进行的调查显示，法国军队里没有这样一个军官，不管是现役的，或是预备役的，或是在外国军队服役的，都没有这样一个军官。

再者，大家可好好地问一问，为什么法国会密切地或遥远地介入这种事？

我要提醒理事会，自从贝宁获得独立以来，我国有过三位总统和几届政府，但是有一件事是不变的：即法国和贝宁之间的合作政策。同一时期，在贝宁本国，也有过历届政府，甚至可以说是不同的政权。贝宁人民作出了他们有权执行的选择。法国一向都接受这些选择，简单地说，这是因为法国拒绝干预别国内政。尽管在法国和贝宁过去发生了这些改变，尽管有这一切变化，合作的关系却继续不断。贝宁代表说得好，这样的政策是贝宁人民和政府所欢迎的。

情形既然是这样，我就不懂，如果法国真的鼓励这一惊人的行动，对它有什么好处呢？——即使没有死伤，也没有造成任何破坏，这种行动也只能说是幼稚的。

剩下的是，“法国帝国主义”的问题，这个帝国主义“不但武装并且派遣暗藏的代理、秘密分子，颠覆的并行网进攻我们的国家——并将继续这样做。”

我就让别人去判断这个实体实际上是什么，以及——鉴于我刚才所谈到的法国的利益和政策——有关的帝国主义从这个花费巨大的行动中能希望得到什么物质上的或道德上的好处。这个行动是对一个国家发动的，而根据这个国家的代表自己所说，他们正在单独地为发展本身进行艰苦奋斗。

总结我对这一点的讲话，我要提醒安理会，没有任何法国军人密切地或遥远地参加过一月十六日攻击科托努的袭击，并且跟这件袭击也没有任何关系。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懂，为什么贝宁当局在昨天散发的报告中作出如此严重的控诉和大胆的指控。贝宁当局所根据的，完全是自称被遗留在机场的文件以及一个单独目击者的证词。我注意到，特派团成员在他们自己的报告结论中清楚地指出，由于他们的职权范围和执行任务的时间有限，因此不能作出任何进一步调查，也不能对被俘者的供述加以证实。报告补充说，同样的意见也适用于文件中所提出的证据。

我现在要说的第三点是关于参加这项行动的那些个人。这些人被指称为法国国民，还提到了一些名字。我要附带地指出，这些人是用假名冒充的。譬如说，我发现了一个卡特先生和一个扬先生。我注意到吉尔贝·布尔任先生也是莫兰先生。

昨天我听到贝宁代表要求法国当局对凡是介入这项活动的那些法国国民作出必要的起诉。我可以在这里说，法国政府已主动地，按照它自己的法律进行了调查。

在这次辩论的第一阶段，我曾向贝宁的同事说，贝宁政府一定会认为，直接向法国政府提出贝宁对这件事的控诉是比较有用的。但是，我注意到，事件发生三个月之后，法国当局没有接到任何正式抗议。我不能相信贝宁代表想保留这点，虽然他曾多次表示希望看到这件事能得到诚恳和善意的处理，因为即使是为了戏剧性的效果，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如我已经说过的，贝宁和法国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不得不感到惊奇的是，当贝宁政府要提出控诉时，它并不运用双边外交的正常渠道。

我要补充说，法兰西共和国是一个好客的国家，也是自由之国。各位之中，凡访问过或在我国住过的人一定知道这一点。各人的搬迁、购买机票、开立银行帐户等都不受任何限制，也不需要任何特别许可证，除非这类活动违背了一般的规则。让警察来监视每一个法国人或每一个客人是不可能的事。我国当局对滥用好客或滥用我国的大量自由的事件是十分有戒心的。但是，在我国的制度下，法国政府并不经常能阻止一些鲁莽的冒险分子从事某种自发的举动。

我们注意地听取了关于使用雇佣兵的陈述。从这次辩论中，应该更了解到由这类活动引起的问题。我们要立即赞同那些准备谴责这种行动的人，而在这方面，我想我可不必再提醒安理会，即贝宁代表表示的痛恨和愤慨也是我们所感到的。

但是，我要重复地说，基于我们所谴责的这些事实，以及通过一连串我们不能理解的论点，我们对任何国家的无理指控都是不能承认的。

主席：谢谢法国代表就他的国家和我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我个人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摩洛哥代表。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摩洛哥)

本杰隆先生 (摩洛哥): 首先我要为我国代表团获准参加这次辩论, 由衷的表示感谢。我也要强调我国代表团对这次辩论在你的主持下进行, 是多么的高兴。你所代表的国家同摩洛哥王国有着热烈友好的关系。阁下的众所周知的人道主义品质将能保证讨论会在宁静和客观的气氛下为国际社会的利益而进行。

此外, 我要向你的前任扬大使表示敬意, 他上个月为了我们非洲大陆人民的利益干练地、并怀着帮助解决非洲问题的深切和真诚的愿望, 指导安理会的工作。

讲到议程上的项目, 我要立刻对贝宁代表团决定散发贝宁政府显然为了要无耻中伤大家都知道是英明、稳健、并尊重世界社会所遵循的原则的各国首脑而编制的诽谤性报告, 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表示深切的愤怒。

因为昨天早上才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决定, 参加辩论的非洲集团国家将避免对非洲国家进行任何攻击, 所以贝宁代表团的作为更是要不得。对安全理事会来说, 这种手法可说是无礼。贝宁一方面要求派遣一个特派团, 另一方面却自己编写报告并决定分发, 好象贝宁对特派团成员所得出的结论已不再有信心。

我坚决拒绝所有这些虚假和诽谤的指控, 所有这些由病态幻想所产生的揣测, 这无可否认地是对我国最神圣制度的无可容忍的攻击。

我愿在这个会议桌上庄严地吁请安理会各理事国不要再就这个要不得的文件进行辩论, 因为其中所言都不尽不实, 根本就不应当给予注意。

摩洛哥代表团相信公理和正义最后必将得到胜利, 正如我们相信国际社会的成员是有智慧和有远见的, 不会为这类恶意中伤的手法所欺骗。

摩洛哥人民捍卫他们最神圣的价值, 并不是因为对任何人怀有敌视的心理。我们从来、而且将永远不干涉别国的内政。

我现在愿回顾, 摩洛哥作为一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 自从赢得独立以来, 就一直不断地为非洲的团结和阿拉伯——非洲的合作而奋斗。这一向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不变目标, 是摩洛哥人民的内心需要, 也是我国宪法的第一原则。



(摩洛哥)

我们知道非洲人民的团结及其和谐发展只有在永远制止不管来自何方的一切颠覆和干预行为后，才能达成。

我们不断地证明我们同所有因主权和独立成为颠覆活动的对象而受到损害的兄弟国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国不能忘记自己目前正在受到这类以破坏我国领土完整为目的的外来颠覆活动的危害；我们知道，一如既往，我们将会从国际社会得到必要的支持和援助。

因此，对我们来说，坚决谴责对任何国家的侵略，不管这个国家地处何方，是当然的事情。我们这样做，是肯定了我们忠实信守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特别是每一个民族都有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权利。

因此，我们认为现在更有必要采取一切措施，保护非洲大陆的稳定，从而使我们非洲国家可以为各自本国人民的福利，专心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崇高任务。

我们对非洲大陆雇佣兵活动的增多感到震惊，目前又有一个非洲的友好兄弟国家因之而受害。让我们借这个机会向友好的扎伊尔共和国再次表示充分紧密的团结。这种把成群的人武装起来，指使他们袭击别的国家，制造混乱、到处破坏并带来苦难的活动必须停止。

安理会在第404(1977)号决议中决定向贝宁人民共和国派出一个特派团，以便调查事实真相。由印度、利比亚和巴拿马的代表组成、以伊娄加大使为团长的特派团访问了贝宁，并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八日提出了报告。

我国代表团对特派团的成员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极端艰巨的工作表示感谢，他们的努力是值得赞扬的。但令我们真挚地感到遗憾的是，该报告载有一些并无根据的对拥有主权的联合国会员国的指控。

很明显的，在联合国的正式文件内，我们不能随便相信一个私人，一个按照报告所载的履历已证明其大有问题一个私人的证词。这个有几个化名，并在不寻常的情况下在海滩出现，似乎在等待别人来接引他的人到底是谁呢？听他的话简直象

(摩洛哥)

是个冒险故事中的人物，但却自称不知内情地参加了大规模的雇佣兵活动，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毫无疑问，这个人受人操纵，并有人教唆他背诵答词，或者他甚至是一个清楚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煽动份子。人们无法相信这位冒险家的话语，他指天说地，乱言一通，要求派特团向当局施加影响，对他宽大处理。真的，在我看来，特派团不应当随便听信这个人的诽谤之词，更不应当把他的话载入联合国的正式文件。

此外，摩洛哥代表团注意到自从袭击者离开以来，被逮捕的雇佣兵的人数出奇地减少了。贝宁常驻代表二月七日在安理会会议上曾说：

“他们的行为象海盗式的飞机匆忙起飞，扔下了大批服用麻醉品而神志不清的雇佣兵……”（S/PV. 1986, 第6页）

自一月十六日的袭击以来，所有这些雇佣兵都有足够的时间清醒过来，平静下来，特派团又为什么不要求听取他们的证言呢？

同样地，我相信把这些雇佣兵在科托努机场象是不小心遗留的简单印刷的传单或所谓文件当作证据——好象这是他们当时所唯一关注的事情——特别是其中还涉及主权国家，这实在是不可想象的。这种作法太过随便、也太过草率了。这样，任何人都可以伪造或取得身份证件，并从而得出结论，以损害一个国家的尊严和声誉。

我们同意，有某些对澄清疑团毫无帮助的因素。如果不是因为很不幸地有联合国的会员国、一些主权国家因这些虚假之词而受到诽谤，所有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根本就不值一提。

我国代表团不愿参加无谓的辩论，但我有责任说明事实真相，以防止非洲团结的敌人制造混乱。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报告的最后一句话，我们感到真正的满意，并且认为这才应该是唯一的结论：

“但是，特派团要说明，由于其任务范围和执行时间所限，不容许它进一步调

(摩洛哥)

查并证实该名俘虏关于这些事项的证词。对于文件中所载可作旁证的证据，情形也是如此。”(S/12294, 第145段)

我们在这里只能赞扬特派团成员的忠诚，作出了这项评价，移除了一切误解和模棱两可的解释。

王国政府愿再次肯定其对为蓄意中伤摩洛哥王国而捏造的证词和伪造的文件提出的严正抗议，并认为这严重地侵害了摩洛哥人民的尊严。

王国政府庄严宣告，不能把它直接或间接地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发生的使贝宁人民受害的悲剧性事件相牵连。它谨提请安理会注意图谋中伤主权国家和联合国会员国的一些手法的严重性，并需要防止联合国被别有用心的一些反对非洲团结的阴谋家和谣言家所利用。

王国政府愿再次谴责使用雇佣兵，申明它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合作，参加有关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以防止雇佣兵活动，并更有效地保护小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切工作。

今年三月三日，国王哈桑二世在国庆纪念日的讲话内，回顾了摩洛哥作为一九六一年第一届非洲首脑会议的东道国，和作为一九七二年非洲统一组织主席所发挥的作用，重申摩洛哥在这一方面的一贯政策。除了别的之外，他还说：

“无论如何，我国将继续为加强同其他非洲兄弟国家的友谊和合作而努力，这些国家懂得珍惜忠诚合作和真挚友谊所能带来的惠益。”

我希望我已经帮助安理会增加对局势真相的了解，使联合国得以发挥其适当作用，以期达成增进国际社会的福利的目标。

主席： 谢谢摩洛哥代表对我国和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象牙海岸代表。我现在请象牙海岸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象牙海岸)

阿克先生 (象牙海岸)：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谢谢你和安全理事会所有其他成员允许我以无表决权的方式参加安理会的会议，讨论依据一九七七年二月八日第404(1977)号决议成立的安全理事会派往贝宁人民共和国特派团提出的报告。

同时，我愿最热诚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你杰出的个人道德和人情方面的优秀品质、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你的公道和正义感都保证你会胜任而有效率地指导联合国这个重要机构的活动；这个机构最近几星期来一直在详尽地处理非洲问题。

我愿向前任主席，美国常驻代表安德鲁·扬大使表示我们看到他在三月份主持安理会工作时的表现，非常高兴。整个三月份中，他为了调和安理会各理事国在南非问题上的观点所作的努力、他的积极表现以及他为了促使安理会工作圆满结束而得出的各项建议，在在说明了他是一个了解非洲的问题而又具有杰出的政治家品质的人，同时也说明了美国的新政府决心诚恳和有效地作出贡献来和平而逐步地谋求南部非洲情况的解决。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举动异乎寻常，要求到安全理事会来发言，那么，让我向各位保证，我们这样做虽然感到有些抱歉，但却本着由目前情况引发的高度责任感，目的在于回答贝宁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同时，贝宁关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侵略事件的国家报告已分发给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对于其中所说各点，我们也要给予回答，另外还要特别答复几内亚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我们的来自贝宁和几内亚的同事以及上述报告中所用的措词，他们的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几乎使我们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有提出答复。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象牙海岸愤慨地获知贝宁人民共和国的经济首都科托努发生了事件，使兄弟的贝宁人民受到这么大的苦难。

象牙海岸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或诉诸武力的行为，不论是发生在国际关系上还是国内冲突或社区之间的关系上；因此，对于雇佣兵突击队这次的武装侵略，我们不能不加以最强烈的谴责。他们的罪恶行为对于非洲各个年轻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

(象牙海岸)

整如此有害，不论怎么谴责，都永远是不够的。

这样的行为时时威胁着对于这些国家的发展必不可少的独立、和平与安全，没有任何一个非洲国家、非洲人民或非洲的领导人能够对此漠不关心。

这次侵犯贝宁人民共和国的罪行的严重程度以及雇佣兵制度构成的危险使得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来查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所发生事件的真相，从而查明谁是真正的罪犯，并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这类事件再在贝宁或任何其他非洲或非洲以外的国家内重演。

因此，我们很高兴看到安全理事会明智地接受了贝宁的请求，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八日第404(1977)号决议中决定派遣由三个理事国组成的一个特派团前往贝宁，对发生的事件进行调查，然后提出报告；这三国是印度、巴拿马和利比亚。

当安全理事会正在开会审议这份报告(S/12294和Add.1)的时候，我们首先希望对特派团各成员执行任务的情形表示祝贺——由于围绕这个事件的各种情况以及引起某些人疑虑的自相矛盾的情报，这些任务毕竟是困难的。

报告的结论，特别是第141—145段中的结论指出：贝宁人民共和国遭到国外来的一个雇佣兵突击队的武装攻击；突击队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在科托努机场降落，企图推翻贝宁现政府；因此，贝宁是侵略的受害者。大部分侵略军不是贝宁国民而是白人雇佣兵，据说他们是在欧洲和非洲招募而从巴黎、达喀尔和阿比让等地到达摩洛哥。又据说他们在摩洛哥靠近马拉喀什的一个基地接受训练；然后经过加蓬运到科托努。

另外，我们注意到这份报告说，侵略者逃走时留下了一个他们的人，名叫巴·阿尔法·欧马鲁，是几内亚共和国的国民，属于波尔族，信仰穆斯林教，生在塞内加尔，他被贝宁部队俘虏了。我们也注意到他们留下一个箱子，据我们来自贝宁的同事说，箱内装的是“很重要，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文件”，这些文件已作为本报告的附件印发。

最后，特派团表示：

(象牙海岸)

“由于其任务范围和执行时间所限，不容许它进一步调查并证实该名俘虏关于这些事项的证词。对于文件中所载可作旁证的证据，情形也是如此。”

(S/12294第145段)

现在，不论我们对这份报告和其中的情报有何想法，也不管有些人在读这份报告时仍然有什么样的怀疑，尤其是对那单独一个俘虏所作证词的怀疑，至少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贝宁当局和那个几内亚俘虏都不曾把象牙海岸共和国牵扯到预备、组织或执行这次攻击贝宁人民共和国的行动中去。

的确，巴·阿尔法·欧马鲁先生没有在任何时候，没有在他冗长供述中任何一点上表示象牙海岸政府或当局以任何方式参加了这次行动。巴·阿尔法·欧马鲁以他惊人的记忆，如果他确实具有关于象牙海岸参加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攻击贝宁人民共和国的行动的情报，他没有理由对于象牙海岸的行动保持缄默。

此外，特派团各位成员在同贝宁当局的谈话中也没有听说象牙海岸有任何一种形式的牵连。如果他们听说了，我们看不出他们有任何理由要自动地在结论中不提此事。

关于这一点，是否需要我回顾一九七七年二月九日至十日在卢旺达共和国首都基加利举行非洲、马达加斯加和毛里塔尼亚共同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期间，贝宁外交部长阿拉达耶少校同象牙海岸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先生阁下讨论过这一事件？当时贝宁的部长说，象牙海岸和塞内加尔都与这个事件无关。阿拉达耶少校极为了解象牙海岸同贝宁所一贯保持的是何种关系，也了解象牙海岸在同非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上总是依据一些原则来决定政策；他很清楚，象牙海岸几乎是不可能参加目的是在损害贝宁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非洲国家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完整的任何一类行动。

因此，当我们知道贝宁当局在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的事件发生两个月之后的今天暗示象牙海岸与这个罪恶的冒险行动有关，我们是多么地惊愕。

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要指出，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二日，由贝宁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国革命委员会以及临时军政府——因而是贝宁最高当局——联合举行的特别届会通过了贝宁政府编制的国家报告。从这份报告中我们注意到，贝宁当局谴责象牙海岸对原籍贝宁的无国籍人——其中大部分是在他们为了打击贝宁人民及其革命而策划的阴谋失败之后被判了死刑的人——授权并鼓励他们在象牙海岸领土内安居；同时谴责象牙海岸准许这批人在阿比让自由组织政治集会来策划犯罪的阴谋行动，结果造成了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袭击贝宁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

依照贝宁当局所说的，雇佣兵部队中被称为“外国干涉大队”的第二个战斗连，一月十六日从多哥领土进攻贝宁，失败后数天内回到象牙海岸。他们注意到当天近午时分，一架福克-28型飞机，象牙海岸共和国总统座机，侵犯了贝宁领空。

象牙海岸同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科托努发生的事件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贝宁当局在其国家报告中针对我们的一切荒诞无稽、不符事实的指控，我们毫不迟疑地加以驳回。我们对此特别感到愤怒，因为象牙海岸一贯同贝宁共和国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它主要关心的一直是致力于国内国外的和平、与邻国和平相处而不干涉他国内政、确保国家的和谐发展以及促使全国人民都过着尊严友爱的生活。

这些指控之所以特别荒谬是因为贝宁当局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本国的一些人，有各种身分的，包括上层社会的贝宁人，已在象牙海岸居住了许多年，这些人自由地离开他们本国或者逃离本国而到象牙海岸来找寻工作。

这些技术人员不得移民到我国或很多其他的非洲国家，在这些国家里，他们可以运用他们的技术和知识并确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属得到比他们在本国所能得到的较好的前途。这些人极不可能从象牙海岸领土以我们所坚决谴责的方式设法推翻他们本国的政府。

要是以为或相信象牙海岸政府可能以任何一种方式援助那些侵犯贝宁的人，并允许这批人在我们的土地上组织他们的罪恶行动，或者这些人在行动失败后退避到了我国领土那真是搞错了。

(象牙海岸)

我们这样说，首先是因为我们认为一国内部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都应民主与和平的方式使其发生，而不使用暴力或杀戮。我们这样说，也因为我们象牙海岸相信每一民族有选择其国家体制的主权并有权选择最适合它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以确保该民族的幸福并满足其国民需要。人民是这些选择的唯一裁判，是自己命运的唯一主人。不论我们是否喜欢这些选择，我们有责任尊重并接受这些选择，还要同这个政权合作和交往。因此，不要说外国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来干涉这样一个国家的内政，也没有权力援助这个国家的某些想发动武装政变攻击他们本国或国家体制的国民，这些人自有理由，我们不必知道或加以评断。

至于我们，我们要在安全理事会各成员面前宣告：象牙海岸共和国及其领导人决不鼓动对任何非洲国家的颠覆活动。对于为了各种原因来到我国居住的非洲兄弟们，不允许也不容忍他们滥用对他们的慷慨招待而作出任何企图侵害他们本国的举动。这一点说得清清楚楚，绝无例外。因此那些贝宁的公民不能依靠象牙海岸帮助他们进行侵犯他们国家的行动。

我国的当权者、安全人员和党员们所具有的警惕性使我们可以断言，象牙海岸在目前和将来都不会有这一类的颠覆活动。

如果是科纳克里当局散布这种对象牙海岸的指控，我们不会感到惊奇——我们对这种事已司空见惯，尤其是听到昨天几内亚代表的发言之后，怎会感到惊奇——但贝宁政府及其领导人却没有权利要求别人相信这种严重的指控；这些指控毫无根据，又同我们的哲学背道而驰，因而格外显得无理。他们绝对没有权利让他们自己被人如此耍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不只严重地伤害贝宁同象牙海岸之间一贯存在的友好关系，同时还有破坏他们名誉和尊严的危险。

如果有一些国家如此不重视它们的尊严，那么，相反地，我们象牙海岸的公民是非常珍视我们的尊严的，我们不允许任何人以成篇的诽谤来伤害这个尊严。对于那种诽谤的制造者我们只觉得可鄙，同时，感到遗憾的是，贝宁在它为自己探索出来的新的道途上，竟然达到这一地步，并对我们采取了至少可说是不友善的、



(象牙海岸)

没有道理的一种态度。

或许现在我们应该让安理会各成员了解某些关于象牙海岸的事了，许多抵毁我们的人对这些事实太容易忘记而且常常忘记。

象牙海岸有七百多万居民，有1200万属于象牙海岸籍的非洲人来到我国寻求较大范围的工作、和平与安全。这些非洲人在象牙海岸自由自在，他们受到欢迎和兄弟般的待遇。向他们提供这种招待，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尊重我国关于招待外籍人的法律——就是不能做任何可能损害我们同邻国和非洲其他国家所保持并希望继续保持的和睦关系的事情。

我们在贝宁的朋友知道得很清楚，象牙海岸把不干涉他国事务订为其行动的一项原则。为证明这一点，只要举出协商委员会各成员之间存在的兄弟般友好的合作就够了；委员会的成员有：贝宁、上沃尔特、尼日尔、多哥和象牙海岸。值得我们回顾的是：协商委员会是历史最久、基础最牢固的非洲间组织之一，建立的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之上。各成员的团结反映在一些可证实的具体行动上，同时也不发生干涉任何成员国内政的事情。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这个委员会才在上沃尔特首都瓦加杜古举行了会议，由委员会现任主席纳辛贝·埃亚德马将军主持；象牙海岸和尼日尔的国家元首以及东道国上沃尔特的拉米扎纳总统都参加了会议。贝宁人民共和国的总统则未参加会议。

象牙海岸共和国总统在国际新闻界邀请他发表对这次会议的看法时说：

“协商委员会是一个我们可以感到自豪的组织。它是非洲历史最久和最为稳定的区域集团。它的基础是理性和积极的团结。这个组织不受超国家结构的牵累，因而保持了独立、行动自由以及对各国特性的尊重。这个组织已有成就，以后还会继续获得成就——由于我们的资源有限，成就也是有限度的。团结是我们的武器。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们的理想武器。有了这个武器，我们的成就固然还是有限度，但却是鼓舞人心的；无论如何，这个组织绝不会有任何惨痛的胜利。”

(象牙海岸)

总统接着说：

“我们惋惜同僚中有一位没有出席，但我们期望不久之后我们全体五人将举行会议，继续推进我们在自由和友谊关系方面的进展。”

协商委员会某些成员国一直在经历国内的动乱，尽管如此，委员会仍然保持稳定，它的基础仍然是牢固的。就我们所知，没有一个成员曾经被控与合伙国的事务有牵连；我们看不出为什么或者为何目的，我们今天要改变态度。我不知道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我们同合伙国的合作是如此地并非出于私利，正如我国总统强调的这种合作的特点是积极有效的团结而不是空洞虚假的团结。这种合作一直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因为考虑到政治因素就减低我们赋予这种团结的价值。

象牙海岸当然是一个资源有限的国家，但它全心全意地，以全副的忠诚和热情来尽力利用自然所赋予我们的贫乏的资源。就象乌弗埃—博瓦尼总统本人所说的，用一个充满智慧、实事求是态度和基督教博爱精神的比喻，我们不要“作一个贫穷沙漠中的繁荣绿洲”。如果我们的政策是真正团结的政策，如果我们关心其他国家的和谐的、和平的发展，这是因为我们希望我国所建设的而使某些人嫉妒的那个相对繁荣的绿洲可以扩展到整个非洲大陆。

我不想造成误会。我们并不是说，因为我们的友谊和合作关系，即使贝宁对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那次我们所谴责的侵略事件掌握我们同谋共犯的证据，它也不能说出来，而是我们对这种态度感到遗憾，我们不接受这些指控，因为这些指控毫无根据，不是基于证据的。

我们在象牙海岸还有其他关心和要做的事。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卑劣的事情上，这种事情，由于其根本性质对于我们这个负责、勤劳、好客、友爱的国家是会损伤我们的尊严和名誉的；我国要求国内的和平以及非洲和非洲以外其他各国的和平，我国遵守构成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基础的各项原则。

我们要坚决表示，针对象牙海岸的一切指控，没有一句是事实，贝宁同象牙海

岸从来没有过任何的争执。 我们要求贝宁当局不要跟着几内亚总统的脚步走。象牙海岸把贝宁当作朋友，并打算在双边的基础上以及在两国共同参加的区域间组织和非洲区域组织的范围内培养它的友谊关系。 这很明显的对象牙海岸和贝宁人民共和国都有好处。 但如果贝宁不顾我们的好意与合作，对我们采取几内亚的同样态度，把我们也当作敌人，那么，将来吃亏最大的、最感到后悔的不会是象牙海岸。

我再说一遍，象牙海岸深深地爱好和平，因此决不会推进任何一种可能破坏非洲邻国或其他地方的和平的行动。 我们绝不鼓励颠覆任何一个非洲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如何。 然而，几内亚许多岁月以来却拼命想把我们牵扯进对它或对其他非洲国家策划的所谓阴谋中去，并幻想着雇佣兵集结在我们的边界地区准备对它发动攻击。

昨天，我们的几内亚同事的发言就是照着这条规律，特别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目的在把象牙海岸卷入一月十六日科托努发生的事件中的所有这些阴谋竟究目的何在——这种种阴谋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打击象牙海岸和某些非洲国家的信誉、破坏我们同贝宁的关系，终于使所有非洲领导人为了逐步并协调地建立我们所热切期望的非洲团结而作出的真诚努力也受到损害。

几内亚总统每天生活在充满了阴谋的气氛之中，要是不看到象牙海岸插手贝宁事件就受不了。 他难道不就是第一个在侵略事件发生之后立即仓皇失措地但又不是不能预料地作出轻率的、横蛮无理的严重指控，硬说象牙海岸和塞内加尔参与了那次侵略事件，同时又向任何愿意听信的人宣称它具有足以证明这种参与的情报的人吗？什么证明？什么情报？料想起来他是从一个所谓的象牙海岸爱国主义者那里得到这个情报，他在最近的某次发言中提到这个人，昨天几内亚代表发言时也提到了这个人。 在贝宁作出这些指控之后，象牙海岸民主党政治委员会发了公报，我们只要从其中引用下面一句就足以作答：

“如果塞克·杜尔知道我们人民对他有何看法，他就会到别处去找他的情报了”。

(象牙海岸)

我们要对这种制造证据的方法提出质问，也要对那些制造证据以证明其可靠性的人加以质问；否则的话就太便宜他们了。如果塞克·杜尔总统是真正地关心贝宁的利益，如果他真的象他所说的，掌握了那次侵略贝宁的证据，那么他至少可以向贝宁当局发出警告，使他们能够作好必要的安排来击退侵略者、没收他们的飞机。可是，他却很不应该地保持了缄默，使贝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更糟糕的是，唯一被俘的侵略者却原来是一个从几内亚共和国来的几内亚人。这是多么恼人的巧合啊，这个俘虏不是来自象牙海岸或塞内加尔，也不是来自多哥、摩洛哥或加蓬，而是来自几内亚。很明显地，没有一个贝宁干部会拿他的生命去冒这样一个险，更不用说象牙海岸或塞内加尔的干部了。那么，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是在崇拜什么偶像呢？这次事件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巴·阿尔法·欧马鲁，围绕着他的被捕的各种情况倒真使我们感到好笑。他是这次冒险行动中唯一被俘获的。

所有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

几内亚已使我们如此习惯于这种复杂的阴谋和荒诞的控诉，因而对于这些，我们不再给予任何重视。塞克·杜尔总统对象牙海岸满怀病态的妒忌，他除了责怪他的邻国人——这次是象牙海岸和塞内加尔——之外，就找不到其他办法来向他的人民解释他的可悲的失败以及他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破产。就在昨天，几内亚代表控诉说，雇佣兵恐怕正聚集在几内亚边境，准备进攻几内亚——这是同样荒诞的控诉。实际上这些只是幻觉而已。

真的，几内亚领导人不能想象有任何一个针对非洲国家的阴谋或侵略——顺带说一句，这种阴谋或侵略我们会加以谴责的——而没有象牙海岸和塞内加尔的参与，仿佛这两个国家除了策划阴谋和干涉其他非洲国家的内政之外就没别的事可关心、就没事可干了。塞克·杜尔总统深信，假如这种事件是发生在中非、东非甚或其他地区，他都会看到象牙海岸在其中插上一手。这是一个真正需要医生注意的病理学的病例。

要不是迫不得已，我真不想要利用这次辩论的机会，以应有的最严肃态度向安全理事会宣告：象牙海岸断然驳斥那些指向我们的虚假而武断的控诉——这些指

(象牙海岸)

控的唯一目的就是使人民心慌意乱、煽动仇恨、使非洲人互相争斗，目前这一个特例是使几内亚人民和象牙海岸人民相持对立。

我们当着安理会的面宣告，象牙海岸境内没有征兵处、没有雇佣兵的训练中心，更没有什么雇佣兵聚集在我们边境准备侵犯几内亚。象牙海岸政府决不会浪费宝贵的一分一秒或利用任何一个居民来谋求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外的其他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确保象牙海岸人民生活富裕的唯一途径，也是象牙海岸国内和国际政策的终极目标。

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醒安理会，象牙海岸共和国总统(S. E. M.) 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先生阁下于一九七六年六月，几内亚刚提出指控后不久，作了如下声明；

“关于象牙海岸，我们所唯一关心的事，即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激发着我们全国人民不分军民，都为了这个目标而动员起来。自从独立以来，我们一直不懈地进行国家建设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因此我们怎么可能那么疏忽，那么愚蠢地再把人力分散到发展以外的其他目的上去呢？

我要向派驻象牙海岸的所有各国大使呼吁，”——

某些安理会理事国在我国驻有代表——

“在象牙海岸这个自由的国度内，他们可以不论白天黑夜自由活动而不需事先获得许可，请他们去调查清楚，塞克·杜尔先生的指控是否有足够的事实根据。我要求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尽速派遣特派团来调查一下几内亚对象牙海岸的指控有多大的真实性；我也要塞克·杜尔先生提出证据来证明在我们共同边界上有‘雇佣兵’准备进攻几内亚或在我国领土内某处接受训练。我甚至还要他派他的军警人员跨过共同边界到象牙海岸境内来查一查在象牙海岸是否存在着所谓的‘雇佣兵’。”

在听到我们来自几内亚的同事昨天所作的发言之后，共和国总统的声明特别具有重要性。因此，我愿借此机会再度请求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以及一切愿意接受象牙海岸总统的邀请的人——此项邀请仍然有效——去实地调查一下这些指控的真实性，以便制止这些指控，并且一劳永逸地揭露迷惑着科纳克里领导人和影响着

(阿尔及利亚)

贝宁革命者的这次阴谋，使人知道真情实况。

我们保留再度发言的权利，以便万一有人认为我们表达得不够清楚时，再进一步澄清我们的立场。

主席：谢谢象牙海岸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布亚德-阿加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请让我追随前几位发言人一起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很高兴见到属于第三世界的一个国家委内瑞拉代表在这个时候担当领导安理会工作的重大责任。

主席先生，请让我通过你向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谢意，因为他们允许我们在这么晚的时候还可以参加安理会有关该项目的辩论。

安全理事会今天要讨论其派往贝宁的特派团所提出的报告，今天又要对贝宁人民共和国提交安理会的控诉作出一个决定。

(阿尔及利亚)

首先，我国代表团觉得必须对特派团成员的工作成绩以及他们执行任务时所表现的恳切、谨慎和一丝不苟的态度表示深切的感谢。他们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证明他们保持了客观和公正的态度，也证明了他们完全了解面对的问题所含的政治和人道因素。安理会的一个理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侵犯这一事现已得到明确的证实；因此特派团成员对安全理事会的审议工作所作的宝贵贡献值得我们钦佩和赞赏。

特派团报告的结论之一绝对地指出确有他国政府对贝宁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所以我想提请安理会注意报告中的两个结论：

“根据听取的证词和审查的证据，特派团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贝宁人民共和国受到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晨到达科努机场的一支武装部队的武装攻击。入侵部队的主要目的是推翻贝宁现政府。”(S/12294, 第141段)

“贝宁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受到来自该国领土以外的入侵部队的侵犯，就这一点来说，毫无疑问贝宁受到了侵略。”(同上, 第142段)

首先，以上结论证明了贝宁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合法控诉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消除了某方人士对控诉理由所抱的怀疑态度；这种态度不单令人怀疑，而且是自私的。此外，就《宪章》授与安全理事会的职责而言，以上结论证明了目前的辩论是极端重要的。威胁《宪章》原则最严重的危及国际和平的最直接首推一国对他国事务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涉。如果国际社会容忍这种侵略行径，则无异自取灭

(阿尔及利亚)

亡；因为其严重程度是不能以被侵略的受害国家的大小来衡量的。有些人以为侵略非洲诸小国中的小国如贝宁毕竟在地理上有一个限度，在政治上也不会太严重，这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他们不明白这种行为会在国际关系上形成极端危险的习惯，如果他们不明白今天影响非洲一个小国，明天就一定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话，那他们就错了。

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一定明白我们的忧虑以及所有非洲国家的忧虑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这不单纯是理论上的一种威胁，而是对我们独立自主的真正威胁。根据特派团搜集的文件透露，他们的阴谋明显地体现，他们的计划可以轻易地应用于我们每一个国家。目前显然有一批职业颠覆分子接受训练，随时为任何不顾国际道义政府卖命；这些政府还愿意付出巨款收买这批人以除政敌，而不必承担直接的责任。我们对此当然有理由表示关注。大家都知道，自古以来就有人利用雇佣兵，他们永远会在国际间替阴谋鬼计卖命而不是为财富卖命。

侵略贝宁人民共和国的雇佣兵大部分是白人；特派团报告下面的结论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也很清楚的是，大多数攻击部队不是贝宁国民，参与这次行动是为了发财，因此是雇佣兵。”（同上，第143段）

我们已经说过，在国际间利用雇佣兵打仗对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有很大的危险。很明显，对我们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这是一个真正存在的危险。我们都了解自己的弱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国家的确觉得，侵害贝宁的那种行径也直接威胁到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抱任何幻想。万一侵略成功的话，就会立刻被理解为贝宁内部发生问题而求解决。这种小心翼翼的干涉手段甚至连新领导人物的名单以及他们将宣布取得政权的庄严宣告也准备好了。如果利用雇佣兵间接侵略得逞，就变为内政事件，如果象侵略贝宁那样失败——幸而失败——对那些煽动的人则不免脸红难堪。

某些国家政府利用雇佣兵在别的国家进行有政治目的的勾当，安全理事会对这



种做法一定要有对策。我们已经说过，利用雇佣兵并非国际舞台上的一种新现象。雇佣兵的组织、招募、雇用已不再是秘密；人人都知道了。而且，没有某些国家政府的同谋或至少漠不关心，整个佣兵制度就无法维持。大家一定要清楚地了解到，就我们而言，这些政府对雇佣兵的一切行为应负直接责任。不用说，只要这些匿名分子、这些供出价最高者驱使的分子，干预国与国间的关系，国际和平就随时会发生危险。

我们认识到，虽然已经证实贝宁人民共和国受到明目张胆的侵略，但是如要决定谁是对侵略须真正负责是困难复杂的。特派团在报告中列举了事实、证词和文件。我们了解并且同意特派团作出结论时所持谨慎态度的原因；因为归根结底还是要安全理事会自己须作出决定。虽然如此，我们要对西方报章就今年一月十六日贝宁发生的事件所作的反应表示惊奇。一有什么事情在我们国家当中发生而影响到西方国家的国民时，这些报章通常是非常注意的；如果国民的安全受到威胁报章更是如此。在科托努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各西万国家的国民皆受影响，有些因健康关系需要撤出。

我们对安全理事会特派团报告中直接或间接牵连的国家更感惊奇。我们绝不敢根据该报告的调查结果顺理成章地立刻作出结论。但是我们至少敢对其中的一些国家的反应表示惊奇。它们不但没有帮助澄清事态，还一味力图为自己辩护，说什么他们受到某些国家恶意中伤，这种手段真是笨拙得很。

对贝宁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是极端严重的行为。安全理事会的调查团已充分证实了进行这次侵略的某些分子的身分，我们一定也要辨清其他的分子。对这次事件有牵连的若干政府曾气愤地否认；安全理事会，象其他的国际社会一样，不能就此罢手。安理会可以盼望这些政府，我们大家可以盼望这些政府至少应该主动帮助澄清调查团所提供的资料，因为这些资料仍然很混乱。如果这些政府一再保持缄默，那只能算作承认对侵略另一国家的行为有同谋关系；这样虽然应面红耳赤，但很难遮天下耳目。

(巴拿马)(毛里求斯)

无论怎样，对这件事来说，安全理事会的职责很明确，远比在其他情况下明确。这次审议影响到安全理事会的每一个理事国，安理会的决定显然具有重要性。但是说到底，安理会辩论结束后通过的决议必须根据国际谅解与和平的原则来判断。

主席先生：谢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国及我本人所表示的好意。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今天早上有些发言人在辩论的时候曾提到安全理事会特派团报告中的某些部份，他们的判断可能引起不同的解释。为了有助于客观的辩论，我以特派团主席的身分恳请参加辩论的代表重读一次报告的第16和17段：

“16. 特派团又决定用英文作为工作语文，所有会议均用英语。各成员认为为了能够有效执行任务，必须每天有逐字记录，不过只有英文本，经常于每次会议后的次日分发给各成员。

“17. 按照安理会第404(1977)号决议第4段中所载的要求，秘书长须向特派团提供必要的秘书工作人员。”(S/12294)

特派团所做的一切皆归入秘书处的档案供各会员国代表取阅。

除了这些文件可供各代表取阅外，作为特派团的主席，我要告诉各位：有任何问题各国代表认为可能需要作进一步澄清说明的，我和我的印度及利比亚同事都可以回答。请各国代表放心，我们的答复一定是友善、坦率的。各位不必怀疑特派团成员是否够公正客观。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我想正式表示，我昨天发言的时候还没有读过目前审议的议程项目关于贝宁的报告。后来我读了该报告，报告是在我们昨天开会的时候交给我国代表团的。

我必须声明，贝宁非正式地向安理会的理事国分发该报告的举动使我感到非常惊奇。贝宁代表团事前没有同其在安理会的非洲同事协商就这样做分送报告，我感到很遗憾。我觉得这次分发文件的举动似乎有违非洲集团所提建议的精神，建议称：

“考虑到非洲国家问题的某些方面是属于非洲统一组织的职权范围，所以应避免对非洲国家攻击。”

(毛里求斯)

贝宁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贝宁是安理会负责的理事国。它有权按照自己的最佳利益采取行动；因此，我不该评论其行动是否明智。但是我不愿看到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在安理会公开分裂。

安理会开会审议的是特派团的报告，不是其他问题。我不相信安理会关怀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

我吁请在联合国的非洲同事停止在安理会互扬家丑，应将他们的问题提交非洲统一组织处理。情况已经搞得很坏，这是违反非洲的最佳利益的。

主席：我获悉圭亚那代表要行使答辩权。但是由于时间已这么晚了，我们请他下次开会时再发言。经向理事会各理事国协商，安理会定于四月十二日星期二上午十时半继续审议这一项目。

我打算只在早上时间开会审议贝宁的控诉，以便各代表团可以利用午后时间就该项目及其他项目进行协商。我要提醒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我们还有四天时间作别的协商（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和星期一）。

祝各代表复活节快乐。

会议在下午一时半散会